

泉州“圣墓”成因探析

胡萍,方阿离,方任飞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立命馆大学 文学部,日本 京都 603-8577)

摘要:由“回回家言”附会的泉州“圣墓”,为南宋隆兴元年(1163)后偷葬于承天寺祖师塔墓和蕃墓园东侧的无主坟茔,墓中人被安上了“三贤”、“四贤”称号。

关键词:圣墓;三贤四贤;回回家言;无主坟茔;蕃墓

中图分类号:K92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6-0024-04

圣墓在泉州东门外的灵山上。相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门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死后葬在这里。两墓用长塔式石盖,回廊中,有据说是元朝的阿拉伯文重修碑,有明朝永乐十五年的“郑和行香碑”,还有清代二回教徒的修墓记事碑。墓地西侧下部,为宋、元时期阿拉伯人丁姓墓园,西侧是当代移迁来建有拜堂的仿汉回族墓葬群。

关于圣墓的真假是非的辩论,从1925年10月张星烺在《泉州访古记》^[1]中设疑开始,到1986年杨鸿儒发表《初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及传说的真实问题》,指出圣墓残存的梭形柱“如今在国内几乎已见不到,……应属唐代遗物”告一段落。^[2]据说,古建筑研究专家一言既出,围绕圣墓的争论顿时声寂:“尽管有些学者对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存有疑问,但迄今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推翻这则史料。”^[3]

事实并非如此。20多年过去,争论停止不能说问题解决了。近年来,笔者曾多次到实地考察,并查找史料,采访专家,觉得十分有必要把这个历史迷案探析清楚。

一、“回回家言”不是证据

“圣墓”支持者所依据的,是明朝泉州学者何乔

远(1558-1631)在《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中的一段话:“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文中,“吗喊叭德”是“穆罕默德”的讹音。“穆罕默德”系元末明初人之译法,后来相沿成习,到明天启年间,定格都快300年了,何乔远不会不懂。是听到这段民间传说时,因为觉得荒诞离奇,就用听起来像“妈喊爸的”来译音?不是他写了别字,用了不规范词,而是一种表达幽默的修辞手段。当然,这样做对古人未免有点不恭。

何乔远所谓“回回家言”,找不到文献上的根据,只是一种传说。唐武德纪年,从公元618年至626年仅9年。查伊斯兰教史,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和几百信徒逃离麦加,迁居麦地那,是公元622年。625年,在伍侯德之战中,穆斯林被打败,穆罕默德在溃退中受伤,630年征服麦加后两年,就染病身亡。当时真正信奉伊斯兰教或服从穆罕默德统治的地区,还不到阿拉伯半岛的1/3。只有在政治上、思想意识上走向统一,伊斯兰教才能具备向外传播的条件。他的继承人阿布·伯克尔用了两年时间,征服反对麦地那政权的部落,渐渐统一了阿拉伯半岛,方方向周边地区传教。^{[3]40-59}穆罕默德在“唐武德中”

收稿日期:2010-05-05

作者简介:胡萍(1971-),安徽歙县人,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和地方文化;

方阿离(1981-),安徽黄山人,安徽师范大学日语系教师,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史学;

方任飞(1948-),安徽祁门人,原《黄山日报》徽文化版编辑,研究方向为徽文化与皖南文化。

自身都处在势单力薄的危难时刻,派遣门徒大贤4人远赴中国,是有悖于事理的。在阿拉伯国家权威的伊斯兰教典籍里,找不到关于穆罕默德门徒“四贤”的记载。而且,关于“一贤”、“二贤”,广州、扬州的地方史志中,同样寻不着踪影。《太平广记》和正史《唐书》记载了阿拉伯人当时在长安、广州、扬州和洪州(今南昌)等地的活动,并没有“一贤、二贤”,也没有关于阿拉伯人在泉州的记载,更别说“三贤、四贤”了,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是与何乔远同时代的佚名著作《闽书抄·方外志》,居然道出了泉州圣墓墓中人的名字:沙谒储、我高仕。“三贤沙谒储”、“四贤我高仕”,在有些“挺圣派”的文章中屡见不鲜。然而,问题来了,“沙谒储”现通译“赛义德”,意为“先生”;“我高仕”是人名。“沙谒储”、“我高仕”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名称:“我高仕先生”,而不是两个人的名字。又据泉州海交馆陈达生说,《闽书抄》当作三贤、四贤名字的“沙谒储”、“我高仕”,是广州“一贤”——“撒阿的·翰葛思”的同名中文异译。^[9]由此看来,“回回家言”,捉弄了不懂阿拉伯语的汉族书呆子。另外,两书关于圣墓数目的记载不同——《闽书》说两穴;《闽书抄》说三穴;两墓“傍穴,高弟世许吧吧者附焉”。“吧吧”应作“爸爸”,中国西北穆斯林对教内德高望重者的称谓。近代发现这具石棺前的碑文中不是“世许吧吧”,竟魔术般地变成了清“同治壬申年七月初十日故”的“六品军功马阿訇永春”,^[10-6]这块碑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史籍中对于灵山墓葬的质疑,以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四年(1561-1565)泉州同知周道光为最早。对今之“圣墓”,周道光说:“其始祖不知何代氏姓”,“考之郡乘不载”。^②周道光亲眼看到“有鬣封者三”,即墓是三座。《闽书抄》没有记错,何乔远为了附会“三贤、四贤”,说成了两座。而且,三座中的一座,直到1958年有关部门修缮灵山圣墓时才迁出。我们认为,唐武德中(618-626),伊斯兰教还只具备民族宗教的性格,即使有阿拉伯人来“大唐”传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氛围,能受到这样的尊崇:生前被奉为大“贤”,死后墓称为“圣”,是不可思议的事。伊斯兰教史专家马通说:“泉州灵山‘圣墓’之称不符合伊斯兰教的要求。有‘圣人’始有‘圣墓’。伊斯兰教所说的‘圣人’,是指‘封印大圣’穆罕默德及其之前受了‘天启’又有经典的人,如尔萨圣人(耶稣)、穆萨圣人、伊布拉欣圣人等等,穆罕默德之后,再没有圣人。所以地方志中的泉州灵山‘圣墓’的撰

题,显然是非穆斯林所取。……如今仍以‘圣墓’相称,会引起人们的误会。”^{[10]222}

泉州灵山是有一处蕃墓。宋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提举林之奇(1112-1176)在《泉州东坂葬蕃商记》中就提到过:

“蕃商之墓,逮发于其畴之蒲霞辛,而试那围之力量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城东东坂。……俾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以此葬焉。经始于绍兴之壬午(1162),而卒成乎隆兴之癸未(1163)。试那围于是举也,能使其椎髻卉服之伍,生无所忧,死者无恨矣,持斯术以往,是使大有益乎互市,而无一愧乎远怀者也。”^③

林之奇用自己调查研究的资料,记述了原籍伊朗、出生于泉州的穆斯林富商试那围乐善好施的事迹。绍兴、隆兴之际(1162-1163),试那围响应蒲霞辛倡议,捐资购地在泉州东坂建造穆斯林公墓。历时一年多,蕃商墓园建成,在这个墓区东侧,并没有后来被称为“圣墓”的那三两座无主墓葬。

林之奇在文中称道的蕃商试那围,又译作“尸罗围”、“施那帙”、“撒那威”,全名是“纳只卜·穆兹喜鲁丁·撒那威”。泉州清净寺《重立清净寺记》碑文说:“宋绍兴元年(1131),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尸罗围”、“施那帙”、“撒那威”都是波斯湾东岸“西拉夫”城的不同译法,当时,穆斯林习惯把出生地列入名字当中。^{[17]222}此人出生于波斯之西拉夫城,他于南宋绍兴元年来泉州,创建清净寺,并于绍兴末年营造灵山蕃墓。如今,晋江县陈埭丁姓墓葬仍在,印证了林之奇记述的正确。

秦惠彬在《中国伊斯兰教志》中说:“到目前为止,确系唐代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地面遗存,尚未发现。虽然传说某些清真寺的始建年代在唐代,例如广州的怀圣寺(“狮子寺”)、光塔及宛葛素墓(“响坟”)、泉州的三贤四贤墓(“灵山圣墓”)、杭州的真教寺(“凤凰寺”)、西安的大学习巷清真寺,等等,但是,都缺乏十分令人信服的证据。”

还有,唐帝李渊武德年间,叫“泉州”的地方,在今福州闽侯县。今之泉州,可能还是少有人烟的荒郊。三贤、四贤除非迷了路,不然,怎么会往那里去传教?直到80年后的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分泉州置武荣州,州治在南安郡地,才是今日之泉州。^④

张星烺在《泉州访古记》中写道:“任神父谓此古冢或为聂恩托里派基督教徒,后为回教徒所占

有。武德时回教尚未大兴,回教与基督教皆为一神教,敬奉上帝,尤易混淆。并言稍前西班牙神父阿东资在此墓旁发见基督教徒墓石云。……再查《高僧传》等书,唐时中国高僧往印度及印度高僧来中国,无人由泉州放洋或由是登陆。盛唐之时,泉州虽已设置,而对外通商,尚未大兴,回教先贤渡海来华当不至泉,此二可疑也。……此二墓或为唐末宋初泉州通商兴旺以后之墓也。是否为基督教徒之墓,吾不敢言矣。”张老先生的推测,也不无道理。我们在山上还发现有“敕赐承天禅寺祖师塔”、“承天寺四众弟子普同塔”等佛教徒的骨灰埋葬地。承天寺于五代后周显德年间(954-959)建寺,初名“南禅寺”。北宋景德四年(1007)宋帝赐名“承天禅寺”,灵山在其范围,规模宏大,鼎盛时期有殿宇40多座,田产千顷,僧众1700多人,素有“闽南甲刹”之美誉。承天寺祖师塔墓,是承天寺历代高僧安葬骨灰的处所,占地面积约1026多平方米,坐东北朝西南,与之毗邻的四众塔墓则是承天寺圆寂僧众安葬骨灰的地方。千余年来,安葬于此的名僧舍利不少,包括在佛教典籍《祖堂集》、《五灯会元》中提到的省澄和尚,宋代在寺中建造七佛石塔的祖珍和尚,元代凿龙王井的伯福和尚等。南宋末年,承天寺“千僧抗元”失败后,寺毁僧亡,灵山墓地从此成了无主荒山,直到明朝。在这种情况下,编造并利用“三贤四贤”说,就轻而易举地使这座坟山易了主。

二、行香碑、梭形柱没有根据

在灵山蕃墓一侧,有一块“郑和行香碑”,上刻“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关于此碑的真伪,也和圣墓一样争论不休。

我们认为,圣墓侧那块“郑和行香碑”有假。据《明史》卷三百四,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间是永乐十四年冬:“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郑和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12月,季风来了,便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前三次主要在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它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开始到达西亚、东非地区。第五次从永

乐十四年冬到永乐十七年七月,与前次航线相同,抵波斯湾,又另分一支船队经由阿拉伯半岛南岸远航到东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郑和这一趟下西洋,担负着一件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将19个国家的使者安全快速地分头送回他们的国家。不可能跑到泉州来烧香拜神,像民间传说里编派的,还到惠安县百崎乡和一阿拉伯人郭仲远下棋,促成了其儿子的一桩婚事,并帮助修建“郑和堤”……让三两万人的船队在长乐太平港等三五个月,错过太平洋的西北季风,拖到来年十一月再起锚,整整耽搁了一年,他郑和脖子上除非长着10个脑袋,来赎这滔天大罪。何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既然碑文有误,其可信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从格式看,此碑不伦不类,只有立碑人名字,竟然没有立碑日期。而且从署名“蒲和日”看,也不会是当时立的。由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联合残暴统治造成的民族仇恨,明初在泉州,人民群众自发掀起一场没有谁能制止得了的腥风血雨:“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谋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肉于猪槽中,报在末行弑逆也。”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颁布诏书,禁止泉州蒲姓穆斯林读书入仕。《闽书》载:“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宋元通鉴》载:“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之子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禁夷之也。”在泉州,为了逃命,求得生存,蒲姓等色目人逃往德化、永春等地,改名换姓,隐匿于穷乡僻壤、高山远海。直到40年后,明帝朱棣于永乐五年(1407)颁发敕谕,保护伊斯兰教寺和教徒,一些穆斯林才逐渐返回城里。朝廷开恩还不到10年时间,在泉州民愤很大的蒲寿庚的儿孙辈,就明目张胆立一块碑在灵山圣墓,这怎么可能?从字迹和刀工比对,这块碑应是清代同治十年福建提督江长贵所为。江长贵在修墓碑文中说:“明永乐太监郑和出使西洋,道此蒙佑,曾立碑记。”江长贵先是听说,再查泉州志书谱牒,有郑和在此立碑说,但是没有见到碑,就想补作一块,因为对郑和原碑一无所知,担心弄巧成拙,于是就据说是作过郑和通事(翻译)的泉州人蒲日和的名义,立一块记事碑。草率中,写成“蒲和日”。有人认为是《蒲氏宗谱》写错了,那是不对的。江长贵一介武夫,刚愎自用,无端推出个“查无此人”的泉州蒲氏来立碑,说明他带着极端的民族情绪。还有牛头对不上马嘴的“马

阿訇碑”,江长贵“始作俑”的可能性最大。

江成贵在修墓碑中说,他之所以这样作,是从嘉庆二十三年福建陆军务提督马建纪修墓54年以来,“两贤之灵默相之”举。马建纪也是四川籍回教徒,到泉州修墓立碑,宣扬三贤四贤显灵,并不惜破坏古灵山景物,紧挨风动石古人题字“碧玉毡”,硬是凿上“天然机妙”,一语双关,道破他“捐俸”修墓的用心。由此看来,史志中没有记载的大事,可以认为是“回回家言”之类道听途说。

关于“圣墓”是唐代建筑,说圣墓残存梭形柱“如今在国内几乎已见不到,……应属唐代遗物。”其实,这也是一个误会。所谓梭形柱,是柱子上下两端(或仅上端)收小,如梭形,六朝至宋官式建筑上见之,明代仍见于江南民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皖南黟县西递、宏村古民居的徽派建筑,以砖、木、石为材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俗称“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杨鸿儒先生如果亲自到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城乡走走,看到现存为数不少的明代建筑上常用的梭柱,一定会改变说法的。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今泉州灵山“圣墓”,其实是南宋朝隆兴元年(1163)后私葬于承天寺祖师塔墓和蕃墓园右侧的无主坟茔,到底是基督教徒还是回教徒,有待证实,必要时,可以做土地深层探测。

注释:

- ①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 《泉州宗教·伊斯兰教》、《泉州山川·灵山》、《泉州古墓·圣墓》。
- ②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六。
- ③南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四库全书本)卷15。
- ④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福建路·泉州》。

参考文献:

- [1]张星娘.泉州访古记[J].史学与地理,1928,(4).
- [2]杨鸿儒.初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及传说的真实问题[J].泉州文史,1986,(9).
- [3]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4]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 [5]张帆.泉州讲古[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6]马通.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 [7]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高 煥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the Holy Sepulcher in Quanzhou City

Hu Ping, Fang Ali, Fang Renfei

(Chinese Department,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Faculty of Letters,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oto603-8577, Japan)

Abstract: The Holy Sepulcher in Quanzhou City attached by the opinion of Moslem, in fact, is an ownerless grave, buried secretly at the east side of the tower-like sepulcher of the masters and monks of Chengtian Buddhist Temple and the alien cemeteries after 1163 A.D.,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ersons in the grave have been called the Third and Fourth Philosophers.

Key words: Holy Sepulcher; the Third and Fourth Philosophers; the opinion of Moslem; ownerless grave; alien cemetery

泉州“圣墓”成因探析

作者: [胡萍](#), [方阿离](#), [方任飞](#), [Hu Ping](#), [Fang Ali](#), [Fang Renfei](#)
作者单位: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10, 12(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 [张星焯. 泉州访古记\[J\]. 史学与地学, 1928, \(4\).](#)
2. [杨鸿儒. 初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及传说的真实问题\[J\]. 泉州文史, 1986, \(9\).](#)
3.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4. [陈达生.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4.](#)
5. [张帆. 泉州讲古\[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6. [马通. 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7. [白寿彝.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yxb201006006.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4888ad43-e835-4b39-bbb0-9ecb00fde3e3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0日